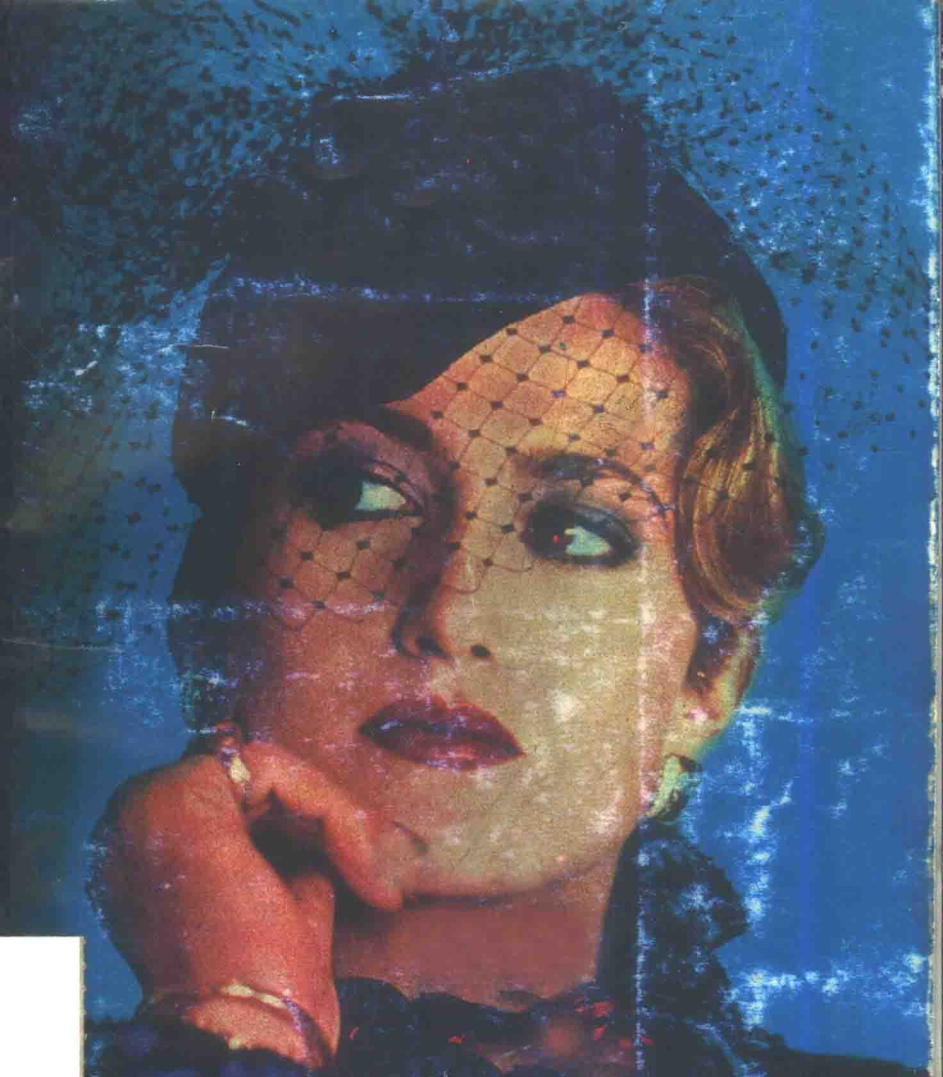




浪女妮科拉

NICOLA 【英】奥德丽·厄斯金·林多普 著

NICOLA

浪女妮科拉

【英】奥德丽·厄斯金·林多普著

吴辉 张凌 译 颜斌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



Audrey Erskine Lindop

NICOLA

本书根据英国Collins Clear-Type Press, 1964年

第一版译出

浪女妮科拉

〔英国〕奥德丽·厄斯金·林多普

吴辉 张凌 译 颜斌 校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镇江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20,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400册

书号:10100·886 定价:1.80元

责任编辑 王理行

编者的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英帝国日趋衰落。“唯美派”和形式主义作品一度盛行于英国文坛。尔后，在英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五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占了主要地位。作家重新采用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出现了“愤怒的青年”作家。他们以严肃的态度写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有的评论家把他们称为“社会文献派”。林多普便是这样一位作家。

奥德利·厄斯金·林多普是当代英国女作家。《浪女妮科拉》初版于一九六四年。在这之前，她已出过《军人的女儿从不哭泣》、《我感谢一个傻瓜》、《通往灯塔之路》等近十部小说。《通往灯塔之路》被称为自狄更斯的《双城记》后描写法国革命的最杰出的小说。《浪女妮科拉》在英国初版一个月后即重印，可见其深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浪女妮科拉》讲的是一个失足女青年希望改邪归正的故事。故事发生在英格兰南部一个远离伦敦的偏僻、保守、落后的小村庄里。少女妮科拉自幼缺乏家教，放荡不羁，误入歧途，因藏匿她的情人、杀人犯华莱士，年纪轻轻便锒铛入狱。她刑满回乡后，为使老父能安心养病，决心痛改前非，好好做人。但是大多数村民用世俗的偏见看她，认为“花豹改不了身上的斑点”。幸有村上德高望重的大善人露西·莫勒出面大力保护，才使妮科拉能在村上呆下去。露西的独子特德是当地银行经理，从小便喜欢妮科拉。两人经过种种曲折后，暗暗真诚相爱了。但一到他俩宣布要结婚，露西的态度竟判若两人。她利用自己

“从不说人一句坏话”的名声，当众制造了妮科拉恶性难改的假象。妮科拉痛感村中无法容身，被迫离开家乡，准备回到伦敦灯红酒绿的旧生活中去。

这部小说从妮科拉出狱回乡开始。她的过去，她与她的情人华莱士在一起的生活，全部通过妮科拉与特德的心理活动交代出来。作者这样安排，不仅使小说显得结构紧凑，省去了许多笔墨，而且使读者与小说的距离拉近了，有助于读者更透彻地了解主人公的内心和性格发展。小说情节跌宕，悬念丛生，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心理活动的描写细腻深刻，通过人物对事件的想象与事件本身之间的对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暴露了一些用其他手法很难表达的、甚至连人物本人也不自知的内心的秘密。当妮科拉在第一期连载文章中预告下期将谈发生在教堂里的事时，作者通过特德的心理活动，成功地表现了特德呆板、胆小的性格和害怕人们的闲言碎语、受世俗的影响与社会地位的束缚、以及患得患失的心理。他有鄙弃世俗的愿望，却不敢在行动上有所表示；他爱妮科拉，又恐因此影响了自己的声誉和社会地位。特德的想象与事实的对比，反映了妮科拉并非是只顾一时痛快图谋报复的人。特德从自己的窗口看着14号房里透出的灯光所作的想象，则表现了他对桑迪的妒忌心理及心底里对妮科拉的爱，这一点连特德自己也不知道。而妮科拉一个人在家里过夜的实情及她的想象，则表明妮科拉是个天真、单纯、充满幻想、又自重自爱的少女。她心里对特德很有好感，这一点她自己也不知道。

露西·莫勒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受全村人敬重，从不说人一句坏话，有一副慈善心肠，乐善好施，是个大

善人。但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落个好名声，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露西认为妮科拉会毁了自己独子的前程与幸福时，便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破坏妮科拉与特德的爱情。直到妮科拉要回伦敦，露西才意识到，自己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到头来恰恰是自己破坏了特德的幸福，而且自己还成了把妮科拉推回旧生活的人。她的良心将永远不得安宁。我们可以说露西是个大善人，因为她确实做了许多好事；但我们更应该说，露西是个极端自私、虚伪的人，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自己。

小说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桑迪·洛马克斯。他终日混在声色场中寻欢作乐，无疑是个社会渣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唯一真正了解妮科拉、帮助妮科拉的人，他是最先看透露西的人，他对露西的评价和对妮科拉婚事的预言恰恰是正确的。

奥德丽·厄斯金·林多普是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她所看到的是一个灰色的社会。在《浪女妮科拉》中，只有莫里斯夫妇和乔伊斯·维恩斯对妮科拉不存偏见；只有偶然相遇、不知妮科拉过去的巴克夫妇待她如同家人，不图任何回报。由此可见作者对人类社会的态度是悲观的。小说着重反映了浪女改邪归正的艰难，也反映了世俗偏见与习惯势力对人的束缚，描写了炎凉的世态、淡薄的人情和自私的人性。作者对妮科拉重新做人的希望感到渺茫，因为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体会到一颗激动的热情关切的心，它仿佛在呼号：让我们重新考虑对待失足青年的态度吧！对他们应该多一点真诚的关心，多给予温暖，尽力创造有利于他们重新做人的社会环境！

她自幼放荡不羁，
误入歧途，因其
沦为杀人犯的情
人的被捕与受审而
锒铛入狱。

她刑满回乡后决心
痛改前非，受
到村上大善人的
大力保护，并与
其身为银行经理
的独子堕入情网。

她的爱情、幸福与
重新做人的希望
恰恰是被这位大
善人不择手段地
破坏了。

她只得去找昔日情人
的情敌，重新回
到伦敦灯红酒绿
的旧生活中去。

一见到她，他便产生了三种情感：震惊、失望和内疚。但他不露声色，只勉强咕哝一句，“早上好”。

他知道他那两位职员正睁大眼睛盯着她。他不会再有别的人走进银行。由于她在银行里新开了帐户，他理应向她作些职业性的表示，把她领到他的办公室，向她保证，假如她愿意同他商量，他很乐意给她出出主意。可是他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对她的意外归来没说一句话，也不会象他母亲那样就这个时节的恶劣天气开几句玩笑。

他母亲准会对这个姑娘眉开眼笑，嘘寒问暖，甚至会欢迎她回来。他母亲到底是受全村人敬重的露西·莫勒。露西·莫勒从不说别人一句坏话，总是以好心度人，有一副慈善心肠，而又丝毫没有对他人有恩的样子。如果有露西·莫勒对这位姑娘笑一笑，她就不会认为对方是在勉强表示基督徒应有的礼貌，为此感到难受了。

特德·莫勒的目光越过她的肩膀呆望着。对他来说，她已经死了。在她推开大门，踏着地板走到柜台前之前就死了。

八月的一缕阳光从她身后悄悄地射进来，它似乎也感到好奇，非要偷偷地进来把她看个明白。阳光似乎跟随着她，抚摸着她的双肩，细看着她的头发，想找到头发上过去常有的光泽。特德觉得这缕阳光也在傻乎乎地问着他自己那个问题：“肯定不是她吧？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了。”阳光象他自己一样愤

愤地慢慢消失了，留给小小的银行一片阴郁的铅灰色。

在一本旧通信录后面，他留着一张有她的照片的剪报。她那又长又密的秀发几乎遮住了一只眼睛。当时她正在模仿一位电影明星，甚至用了这位影星的教名。她父亲为她取的名字是埃塞尔·巴恩斯。在这张已发黄的剪报中，她双肩丰满，穿着敞口上衣，甜甜笑着的嘴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衣服裹不住她秀美的身段，脖颈柔软光润，褐色眼睛总是脉脉含情。

现在，她的脸似乎发胖了。两只大眼睛没有化妆，平平淡淡，嘴唇没有涂口红，显得粗糙。她的牙齿仍很迷人，但她的头发剪得齐耳短，呈暗褐色。“过去她肯定染过头发”，特德这么想，并且感到奇怪，怎么到现在才弄明白这一点，那肯定是再明显不过的。

他朝她的双腿瞥了一眼。这时那缕阳光似乎也记起来了，突然回来照亮了她的双腿。在剪报里，她的腿修长柔滑，一条腿高高跷在另一条腿上，裙子都卷上去了。阳光又消失了，连最后的希望也完了，留下她那穿着莱尔线^①长统袜的健壮的腿。

特德·莫勒在诅咒。不是在头上，也不是在心里，而是在血液里的某处诅咒，诅咒自己私下做了三年徒劳无益的白日梦。那些梦使特德默默地承受住了与他母亲一起在石南树小楼里的生活。那些梦不只是白天做。眼前这具淡而无味、使人兴趣索然的躯体使所有的梦都结束了。这躯体肯定是从十二点的那班公共汽车上下来的。她父亲曾说过，她到下个礼拜才会回来，这样说也许是为了不让人注意。特德一点也不怜悯她。他

^①莱尔线：一种光滑坚韧的棉线，用以制袜子、手套等。

只是恨她。他的白日梦只是他过去的精神寄托。

小韦斯顿慢慢地向特德凑过来。这孩子的激动心情难以控制。他声音发颤，突出强调了她的名字，生怕特德领会不到这个名字的含意。“莫勒先生，巴恩斯小姐的父亲昨天上午给她开了帐户……”

特德厉声打断他的话说，“我知道。”他转过身去，示意小韦斯顿接过她的支票。他听见韦斯顿问道：“就这几张吗，巴恩斯小姐？”他没有听到答话，她肯定是点过头了。他走进办公室里，坐了下来。他的抽屉里有几片阿司匹林，由于长期不用，已经受潮变软。他很少在上班时间服用阿司匹林。他双手掩面，心思把他带回了家，到了石南树小楼。他一步一步地登上狭窄的楼梯，穿过楼梯小平台，把手放在卧室门的把手上，然后轻轻踮脚走过地毯，象往常那样朝四周看看，确信没人监视后，才扑向那本旧通讯录。

剪报夹在两页信纸之间。他双眼盯着那个姑娘傲慢的笑脸，盯着她那光滑的头巾般披在裸露的肩头上的秀发，盯着那对高高隆起的乳房之间的深沟以及弯弯的葡萄柚般圆润光滑的膝盖。

他听见银行的门关上了。她已经走了。他回到前柜台后面的打字机旁。他几乎可以听见两个职员交换眼色的声音。那声音响得象说话一般。首先是小韦斯顿控制不住自己，小霍利斯也跟着控制不住，两人象小学生一样向他围拢来。

“先生，那不就是那个妮科拉·巴恩斯吗？她……”

“莫勒先生，她不就是伍尔夫街的那位吗？她……”

莫勒打断他们的话。“我不想听人谈论巴恩斯小姐。如果让我发现你们有谁在说三道四，你们会后悔的。跟其他顾客——

样，我们对她一视同仁，懂吗？”

他们懂了，顺从而扫兴地回到他们的打字机旁。可是要不了多久，到下午一点钟，他们就会离开银行，到村子里和其他人瞎扯。他可以想象他们添枝加叶的情景。

“想想她那个模样，真叫人恶心。”

“你该看看莫勒那老小子瞧她的样子，简直说不出一句话，还拿我们两个出气。我想他完全被她吓住了。”

莫勒不难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他母亲认为他没有想象力。他很高兴。这保住了他的隐私。他还是十二岁的孩子时，她发现他装做死去的奥地利王储鲁道夫，躺在钢琴坐凳上任人凭吊，即使在那时，他母亲仍然认为他没有想象力。他用他母亲的抹布包在头上，在抹布上涂了深红色的地板蜡，算是从鲁道夫中枪的伤口里流出来的鲜血。他把摆在钢琴上的花瓶里的鲜花撒在胸口。他十指交叉，两眼紧闭，躺了二十分钟。他曾在什么地方看过有关鲁道夫自杀的故事，对躺着让人凭吊总是异常神往。

他母亲说，“我的特德是个很文静的孩子。只要玩玩集邮就很满足了。他跟别的男孩不同，好象不需要冒险。”

他可以觉察到他的两个职员的目光向他移来。他猜想着他们急于想询问的问题。

“不是莫勒那个老小子叫人把她抓起来的吗？”

“是啊。他大概一直盯着她，盯到教堂，再去叫警察把她抓起来。”

这不是真的。警察早已跟踪她了。他并没有叫人把她抓起来。不过他最终会告发她的，这倒是真的。他当时只是在拖延。他想使她陷入圈套，迫使她不能拒绝同他见面。将她置于

自己控制之下，即使是一会儿也是件快事。然而他最终还是要向格兰奇警察说出他对她的怀疑的，这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感，而且还因为他要同她一刀两断。当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这一点。

他永远不会忘记，在她被捕时，他隐隐感到阵阵快感。他对这种感情迷惑不解，却没有弄错。他在行动上没有出卖她，只不过是思想上出卖了她。为此，他的良心老是在痛苦地困扰着自己。他抑制不住这种快感。他曾想抑制过。他闭上双眼，强制自己反复默念着：“我并不高兴，我并不高兴，我真的不高兴。”但实际上他是高兴的——兴奋的颤动流遍全身，同性欲达到高潮时既快乐又痛苦的心情很相似。他全身软弱无力，可是又很羞愧。这种得意扬扬的劲儿，好象是捉住一只欢快飞翔着的美丽小蝴蝶，为的是能独自舒心地观赏在匣子里那五彩缤纷的翅膀。由于已经用针把它钉牢，他再不能引逗它了。现在他伸手去捉，它再也不能在他面前振翅飞翔，只能猛地挣扎想逃。蝴蝶死了，人才能够控制它。有时他真希望她已经被绞死了。

内疚引起背部疼痛，还引起了神经性咳嗽和嗜眠症。他在浴室的架子上摆了一排药片。这在他这种年纪是反常的。他再也不是他母亲称呼他的“小特德”了，但他还不满四十岁。他去找医生的次数比大他二十岁的人还要勤。

去看外科医生总是使特德感到不舒服。去了，就得和医生的助手乔伊斯·维恩斯接触。他并不讨厌这个姑娘，而是莫名其妙地觉得有点对不起她。曾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常带她外出。他们以乔伊和特德相称。乔伊斯小姐长得很漂亮，但不大迷人。她身材匀称，天生就很老练。每当特德到村外这座门面不高的房子里来时，她从未使他觉察到他怠慢了她。她既不回

避他，也不主动邀他外出。每次见面，她总是笑容满面，在候诊室里总有话同他谈。她还具有一种文静的幽默感，而且总是那样平心静气，通情达理。他猜想她有三十五岁，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她戴着镜架倾斜的新眼镜，镜片后的双眼里带有显示青春的蓝色眼白。她很少喝酒，从不吸烟。

他始终无法断定她对他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她遇事总有保留，深不可测。但他知道他母亲认为她是最合适的人选，全村人一直在等着这一结果。他感到她也一定了解这一切。他没有带她出去玩已经有一年半了。他没有提出任何借口，也没有任何理由。她总是那样娴静，的确是他的好伙伴。但她不能使他产生激情。如果他提议一起出去吃饭，她就会说：“好，咱们走吧。”如果他提出驱车兜兜风，跳跳舞，或者到海岬野餐，到海滩上作太阳浴，她就会说：“好极了。”她那苍白的长有雀斑的脸儿总是朝着他，显得关注而有礼貌。他讲话，她就恭恭敬敬地听着；他说笑话，她就放声大笑。如果他因报纸上看到某条消息而沮丧，或因政局变化而懊恼，她就会说：“是啊，那不是糟透了吗？”如果他感到高兴，她就会说：“我也看过，真有意思。”

不过，他不认为她是在竭力讨他的欢心。她那温柔的秉性使她觉得应该顺应任何人。她的头发很好看，呈灰褐色。记得有一次他很想跟她说：“你怎么不象妮科拉·巴恩斯那样也把头发染一染？”

特德没有想到，医生几乎已掌握了他的病因，这得怪乔伊斯。医生给他开处方，但不告诉他病因。可是医生有好几次同乔伊斯·维恩斯谈话，差不多就要讲到这个问题了。

医生总是打趣她。“你还得用多长时间使特德这老小子拿

定主意？”

乔伊斯淡淡一笑说：“我认为我永远也做不到。对他来说，我恐怕太没有情趣。”

哈里斯医生一笑。“我并不认为特德本人多么令人兴奋。他是个好小伙子，就是有点墨守成规，是不是？”

乔伊斯答道：“不，我不这么看。他并不完全象看上去那么文静。特德总使我觉得他心里很不宁静，对任何事都不满足。哦，他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但我就是觉得他的内心与外表真的很不一样。”

在这之后，医生尖锐地问过特德几个问题：“心里没事，是吗？没有忧虑？没有担心？没有一个人偷偷地喝酒、吸大麻、或者对教区牧师有不健康的感情吗？如果有的话，说出来倒是件好事。这类事作用大得惊人。没有？好吧，我听了很高兴。但你没有别的病，小伙子。”

医生很忙。他要为村民们的生老病死操心，没有过多的心思考虑特德不能诸事顺利的问题。但是他对特德是很担忧的。

特德无论什么时候去看他，哈里斯医生总是三番五次地问他：“好吧，现在你又要说哪儿在疼啦？”

特德生气了。“喂，沃尔特，你是想说我在装病吧？你们这些人受过骗，总是神经过敏。”

“不，你不是在装病。我想你大概已经不是童男了吧，特德？”

“你想对了。我的老天爷！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我只是想，在这儿要不和女人发生关系太难了。在村子里就难。人们的眼睛都盯着你，姑娘们都想先要结婚戒指。”

“我有汽车，”特德说，“我并不死守在这个村子里。”

“那倒也是，我把车子给忘了。不过，你长得漂亮，年纪又轻，身体也壮实。你三十七岁了吧？在这个年纪还要当光棍，那也真够你对付的。对你抱希望的姑娘多的是，她们有什么错？她们也坏不到哪儿去。”

“我发现，在斯特西·圣艾格尼丝村，还没有谁能有燃起我爱情的巨大魅力。”

“我希望你不是在等一个象你母亲那样好的老婆。要是那样，你可能会失望的。象她那样的女人不多见。”

“我并不在等象我母亲那样的老婆。”

“那好。喂，把这张膏药贴在肩膀上，效果如何告诉我一声。”

下午一点差五分，特德对两个职员说，“好了，你们现在可以走了。”他们俩老是在看挂钟，特德再也受不了了。话音刚落，他俩就象鸟儿出笼一样地溜走了。特德猜想，他俩一定是在妮科拉的父亲把她关在伍尔夫街的小屋里之前，再设法看她一眼。

特德从来不回家吃午饭。他不愿让他母亲一天做两顿饭。他向他最喜欢的那家俯瞰大海的咖啡馆走去。他走得很急，不想停下来和别人搭讪，但是又避不开朋友和相识。

小本尼·吉里肯穿着渔靴，个子显得更加矮小了。他在泥浆中走过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莫勒先生，听说了吗？”

特德故意问：“什么事？”他恼怒地想，肯定还有别的消息。妮科拉回来不可能是斯特西·圣艾格尼丝村当天的唯一新闻。

“妮科拉·巴恩斯回来了。好象乔老头早就知道了，但他就是一点风儿不透——不想在她到这儿之前就引起什么风波。

你知道，有些人认为她给这个地方抹了黑，因为报上登了那么多的新闻，还有那一切——但我认为人们不会指责这个地方的。”

特德抬起头吸了口气，好象他的银行里从来都是通风不良似的。一群海鸥在深灰色的天际翱翔，犹如在浮有油污的海面上激起阵阵浪花。“我倒认为早点让人知道会好些，”特德说，“人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个够。”

“对，我也认为他应该事前告诉乡亲们。”

这似乎是人们的普遍看法。特德在去咖啡馆的路上听到人们都在这样嘁嘁喳喳地议论着。

“我还以为她要关五年呢。”

“据说由于表现好，减了两年。”

“哼，服刑期表现好是一回事，释放后会怎么样呢？现在还有谁来监视她的举动呢？”

那位烟草商悲伤地说了一句，好象是他独到的见解，“人们难以使花豹改变它身上的斑点啊！”

特德听见一个温柔的声音回答说，“好啦，既然这个可怜的姑娘不是花豹，我们或许就用不着为她的斑点费心了。”

是特德的母亲在烟草店里说话呢。特德在门外等她。他对她笑笑。“妈妈。”

“唉，亲爱的。才去吃午饭吗？”

“嗯。”

她陪着他走上大街。他总是在午饭前漫步到海滩去。有时去小海湾的王徽酒店喝杯啤酒，跟渔民聊聊天；要么他就在遍布小船和渔网的海滩上逛逛。渔网挂在那儿让带有咸味的强劲的海风吹干。今天他直接进咖啡馆。他不愿谈妮科拉·巴恩

斯。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母亲提起了她。

“特德，我希望人们别亏待她。事情已经够糟了。我敢肯定不是咱们自己人，而是一些外来人会问这问那，盯着她看。”

“我真不能想象，是什么使她还要回到斯特西·圣艾格尼丝村来。”

“哎，亲爱的，她住在这儿。你指望她到大海上的弗林顿^①去吗？”

“我倒认为她最好到其他地方去改过自新。”

露西·莫勒斩钉截铁地说：“她要在这儿改过自新。”

“我还是认为，在让伍尔夫街登上了大小报纸，引来了那么多傻乎乎地盯着看的陌生人之后，她还有什么脸回到这地方来？”

“我还是认为这是那些陌生人的错，”露西说。“而且，这毕竟带来了生意——戴维斯夫人把在橱窗里放了三年的那批蹩脚印度木制用具都卖出去了。”

“妈，你把这件事看得这么轻巧，我感到吃惊。”

露西·莫勒笑了笑。“亲爱的，我不是看得轻巧，不过，《圣经》上不是讲要宽恕吗？”

露西·莫勒个子矮小，长得壮实，面容温和。除了她传给特德的一双明澈的灰眼睛外，娘儿俩长得一点也不象。她那正在转白的头发原来是金色的，而特德的头发却是黑色的；她的身体发胖了，而特德却是细高个。她的嘴并不显得严峻，而特德却有这种特征。露西·莫勒与世无争。“乔几周前对我说她今天回家，”露西说，“你知道，警方有时硬是让犯人早几天出狱，以

^①英国的一个海边游览胜地，在哈维奇以南。